

我是你的尖刀

■刘杰 黄振明

“都是自己摸索的！”
小虎告诉我，为了这寥寥几幅画，之前刻坏的木板和刀片记不清有多少。
“刻得这么用心，你是要送给哪个姑娘啊？”

听到这话，小虎有些腼腆地笑了。他缓缓合上画册走到窗边，望向远方：“刻这些画也不是为了送给谁。这都是在被大山隔绝的世界里，自己摸索着做的，算是一种精神寄托吧。”

这一次走出大山，小虎仍没有忘记把他珍爱的画册装进行囊。

在培训班座谈会上，学员们聊得十分热闹，小虎却一直坐在角落一言不发，始终游离于这份热闹之外。座谈会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班长突然站起来：“小虎，把你写的诗跟大家分享一下吧！”

小虎愣了几秒钟，有些尴尬地笑着摆了摆手。最后，还是小心地读了一首：“轻踏离乡乘云暮，巧弄花笔难书还。醉风柳，几时休？何处不赴乡人愁……”

学员们先是一怔，而后热烈地鼓起掌来。

以往，我对红川的认知更多地停留在“红川精神”“鲜为人知”“艰苦闭塞”等概念化的文字上，今天，一个真正的“红川人”站在这里，让人敬佩，更让我惊喜。

三

“居深山，不畏艰苦寂寞；护国宝，责任重于生命；爱本职，崇尚科学严谨；壮国威，甘当无名英雄……”记得第一次听连长讲“红川精神”后，小虎嘟嘟囔囔像背课文一样复述着。

“班长，我背得对吧？”
“对，不过要真正懂得‘红川精神’，远没有你背出来的这么容易。”

班长的话，小虎很快就深有体会。小虎所在的单位，距离旅部有几十公里的路程。而这段荒无人烟的距离也就成了官兵最大的障碍。小虎当新兵的时候，夏天里想吃上一口冰棍也是件很难的事情。

“红川就是这么一个地方，以前觉得唾手可得的事情，来到这儿后很多都变成了奢望，不过这样更能明白有些东

西的可贵，现在想想，也挺好。”

小虎清晰地记得，2015年初春，他当兵三年第一次回云南探亲的场景：母亲远远地就看见过来了个人，可是当小虎走到面前，老人眼神儿不太好，隔着自家小院的栅栏瞧了半天，才认出儿子——小虎比离家时结实多了，也黑了很多，头发更是变得很短且稀疏了不少。此时，家乡已经暖意融融，他身上还穿着在红川时的大棉袄……等小虎进了家门，母亲给儿子倒了一碗水，就躲到门外悄悄抹起了眼泪……

小虎还在读小学的时候，父亲就到外地打工去了。母亲多病，干不得重活儿，小虎就挑起了照顾母亲的重任。第一次上灶台的时候，他才9岁。印象最深的是，每天天刚蒙蒙亮，他就要一骨碌爬起来做饭，灶台边冒出的浓烟，总呛得他睁不开眼、一个劲儿咳嗽……

后来，小虎中学一毕业，就参了军。关于儿时的经历，他始终不愿过多提及，他不想成为苦情戏里的主角，换来别人同情的目光。小虎在一篇文章里曾写道：“18岁，当我告别家乡的炊烟，胸戴红花走进部队时，依旧没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，可当真走进红川后，我明白了……”

四

2014年1月，正值一年中寒寒最浓的时候，小虎结束了短暂的新兵连生活，正式进驻红川。

新兵欢迎会上，连长慷慨激昂地向新战友介绍红川的光荣历史：“我们日常的工作，除了守护国宝，就是练好守护国宝的本领。我们就是红川的尖刀！”

隆冬的深夜，大山昏沉沉地睡着。寒风呼啸着划过稀疏的树杈，惊起的阵阵闷响像是大山有节奏的呼吸，万物在沉沉中等待着黎明的阳光。

这晚，小虎一直没睡。

凌晨3时45分，小虎带好装具，等待着第一次“巡山之旅”。宿舍楼门外，大红对联和不停闪烁的小彩灯在提醒他，春节还没有走远。

战“疫”进行时

战“疫”随想

■郭相杰

这是一场十四亿人唱主角的战役

全民皆兵方显天地正气

众志成城共创人间奇迹

防控没有前方后方

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

医护人员星夜驰援

口罩、护目镜、防护服

肉类、蔬菜、水果、面粉

祖国的爱心从四面八方

涌向荆楚大地

武汉加油，湖北加油，中国加油

如雷的心声响彻天际

这是一场大爱支撑的战役

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

患难见真情，大爱感天地

那一双双伸出的温暖之手

那一位位捐钱不留姓名的百姓

那一声声来自远方的问候与鼓励……

我们知道，有一种爱

在黑暗中熠熠发光

在危难时倾力救扶

在激流里力挽狂澜

武汉并不孤单

祖国是你的坚强后盾

用大爱支撑的胜利

必将温暖中华大地

铜墙铁壁

■木汀

我看到了

那些置身于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

在用他们的仁爱忠诚以及担当

守护武汉的万家灯火

来自中华大地的驰援者

构成了最动人的英姿

这是中华民族最耀眼的精神火炬

是伫立在病毒面前的万里长城

他正在下班回家的途中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一

茫茫的大山醒了。

清晨的红川，山谷里堆积起来的寒意还未消散，阳光努力地刺破晨雾，阵阵暖意夹着明媚，缓缓洒了下来。

远处，一支队伍沿着崎岖的山路走来，他们端着步枪，时刻注意着周围的动静。这时，眼前树枝下一阵诡异的颤动引起了他们的警觉……

下士小虎带着战友们，悄悄向那片树丛走去。那诡异的颤动，似乎也嗅到了外来的气息，停止了动作。小虎屏住呼吸，一步步向前逼近，随后猛地撩开树枝，后面的战友立刻把枪口对准——透过瞄准镜，两只小豪猪在灌木丛中用惊恐的眼神看着他们，嘴里似乎还有未来得及吞咽的食物。战友们笑了，原来是一场虚惊。小虎合上树枝：“小东西，打扰你们了，痛快吃吧！”说着，又带着战友们在晨雾中走远了。

二

我是在一个上级组织的培训班上，有幸结识小虎的。刚报到时，我注意到小虎的衣着有些土气，面黑、木讷、羞怯。“你是从红川来的呀，听说你们那儿‘与世隔绝’，休息的时候，你们怎么打发时间？”我对他有几分好奇。

“也不全是。”小虎背过身，默默从桌子下取出一个厚厚的画册，里面夹着几块粗糙的木板。那木板上刻着各色人物，全是小虎利用休闲时间，仿照书中的画像，用小刀一点一点刻出来的。画中人物栩栩如生，甚至连双眼皮都颇为清晰，木块空白处还刻着小虎自己写的诗词。能刻出如此精致的“版画”，看不出小虎还真有些内秀。

“你跟谁学的？”

真假「豆腐宴」

■冯斌

磨一块豆腐，也许只需要半天时间。可打磨一块关于豆腐的记忆，竟会持续40年。

40年前的东北某边防连，冬天冷到了骨子里。初到部队的刘踏青，刚下运兵车，白山黑水、辽远北疆，映入他眼眸里的满是一种寂寥和壮阔。

真是艰苦极了。刘踏青暗叹。饥饿感涌上，肚子“咕噜咕噜”叫唤。“新同志们，饿了吧，来连队的第二天，要让你们尝尝这里的特色菜。吃饱喝饱不想家！”说话的是指导员，身材精壮，声音清朗，全身上下律动着一种浑厚的劲儿。后来，刘踏青才知道，这就叫兵味儿。

该是怎样的“盛宴”呢？我正寻思着，开饭号响了。新兵排呈单列进入食堂时，刘踏青眼瞅着老兵们排队至炊事员面前，分打各自饭菜，再到装饭的大桶里去盛饭。可他们新兵却被直接领向餐桌方向，香气远远就溢进了鼻子，桌上的菜紧紧钳住了他们的眼球。

要如何形容那桌菜呢！不夸张地说，那是一桌货真价实的“豆腐宴”：红烧豆腐、豆腐炖白菜、小葱拌豆腐、干豆腐炒尖椒、凉拌豆腐丝，新奇而丰盛，爽口而滑嫩。有的战友都吃得弯不下腰。老兵们打趣着，“你们这顿饭吃得新鲜，以后指不定见豆腐就烦呢！”

事实证明，老兵确实看得远。因为，新兵们以后的伙食常和豆腐相关，而去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有多少军人，就有多少个军人家庭——普通又特殊，光荣更坚强。

1996年生军人家庭的，自幼耳濡目染“女人撑起半边天”。还记得小时候，每当我生病的时候，满脑子里想的就是爸爸。可是，我却只能趴在妈妈的怀里或者肩头，身体难受，但也不能像别家男孩那般肆意大哭。那样只会倍增妈妈的伤心和烦恼，她会更难过无助。彼时彼刻，爸爸还在他绿色的军营里。

2003年秋天，我背着小书包跨进了小学校门。印象中的家长会，都是妈妈去的。我一直非常希望，某一次，哪怕只有一次，是爸爸去的。我一次又一次满脸迷惑问妈妈：“凭啥子嘛？为啥子爸爸不去给我开家长会？是不是他不爱我？”妈妈只是一次次淡淡笑着，回答说：“你娃娃说啥呢？！要你！咋个不爱！你爸爸在远方保护着你呢。”

那时候我太小了，根本没法理解，可是，我就像别的男生一样，每天能有爸爸陪着我，有爸爸保护我。可是一名军人，家庭的重担和日常琐事，都落在妈妈柔弱的肩膀上。

自己一天天长，某一日，我敏感的小心脏突然与这样一句话不期而遇：“军人都害怕听到自己的孩子叫自己‘叔叔’，这是军人最害怕的声音了”。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是否叫过我爸“叔叔”，但我清晰记得小时候，我跟妈特别亲，却跟爸爸保持距离——其实也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因为他都没怎么陪过我。

2012年，进入高中校门的，我，一点点懂事起来，才开始尝试着去熟悉接近并理解爸爸。高中三年，我时常还会这样憧憬幻想：或许他真的很忙很累，可是他的儿子快要高考了，难道他不应该回来辅导一下、陪伴一下吗？可是望眼欲穿，事与愿违，他还是没有回来。

一直等到了高考前几天，他才回到家里，虽然无比想念他，但我嘴上依然不依不饶、不待见他。其实，我非常想告诉他，这些个日日夜夜里，我很思念牵挂他，可我还是半个字都没有说出口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说不出口。随后的高考中，我正常发挥，感觉自己运气也很好，考上了理想的军校。我知道，从此我会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、未来的军官。可那个时候，我并不知道成为一名军人需要经历什么挫折、需要承受和忍耐多少磨难。

抱着那些浪漫的想法，我开始收拾自己的行囊。满头花白头发的父亲，这次却执意要同母亲一道送我去学校。我送父母走出校门后，父亲突然一把紧紧抱住我，动情地说道：“儿子，以后你就是是一名军官了，爸爸真为你感到骄傲……”

2015年，那个金灿灿的9月，原西安通信学院的新训场上，换上一身崭新笔挺军装的，启动了属于自己的新征程。成为一名军人以后，我才开始真正走进父亲的世界，读懂他的情感。

10月1日晚上，入校以来，学员队第一次把手机发还给新兵学员。拨通家里电话后，不争气的泪水肆意流淌下来：我想爸爸、想妈妈、想家了。正是从那一刻起，我终于理解了：为什么在我小时候，妈妈累了、苦了、委屈无奈地哭了，可还是义无反顾选择支持爸爸。也正是从

爱的守护

■黄显岚

那一刻开始，我终于知道，为什么妈妈可以一个人以柔弱的肩膀撑起全家的半边天。也就是那一瞬间，我终于明白，妈妈为什么总是说，他在远方守护着我了……因为这个男人一直用他对祖国的忠诚和奉献，在守护我们的家；因为这个男人给了妈妈无限的勇气，去直面和碾压生活中所有的困难和问题；因为这个男人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一直默默地关注、保护着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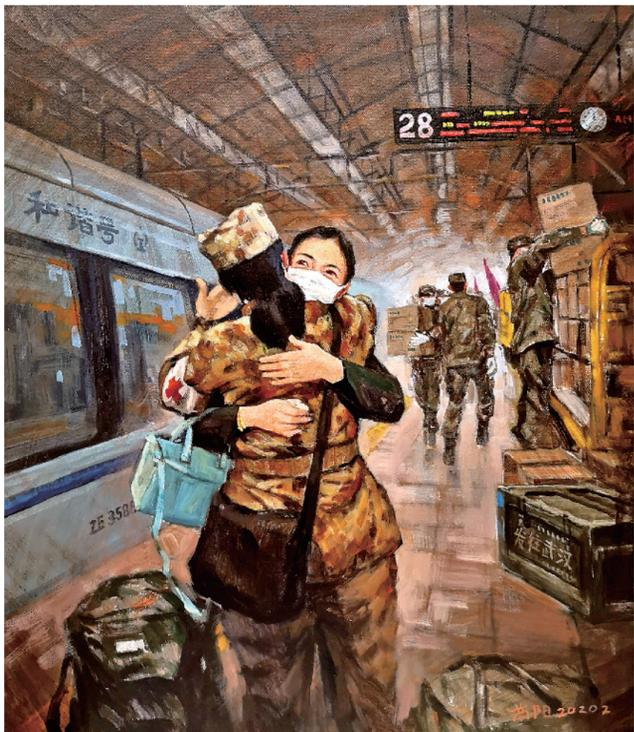
临近毕业的时候，我征求他意见：“爸，你说我将来去哪儿好呢？”他说：“你去西藏吧！”我立刻调侃他道：“你真是老革命老西藏，献完青春献子孙呀！”毕业的我没有辜负他，我来到了那个遥远的地方——西藏。这里就是他曾经服役的地方——西藏。

2018年9月14日，我来到了西藏，在这里开始了我的新征程。2019年3月17日，我正式授衔成为一名排长。

我有幸生在一个军人家庭。我从小就深深知道，我们这个家庭的种种不易。但是有爸爸妈妈在，我一直生活得很幸福。小时候的我，只觉得妈妈爱我，可是后来当我长大了，我才知道，爸爸的爱就像是一座高耸屹立的大山，无言却坚韧。

爸妈的微信头像都一样，是我进藏前在双流机场安检线前自拍的全家福。在西藏的日子里，我时常会默默端详着微信头像中的父母照片，心潮起伏。是的，向来自诩“永远年轻革命人”的爸爸老了，妈妈也老了，我正青春着。我知道，如今该换我在这个遥远的地方保护他们了，这是爱的守护、爱的责任，更是一种爱的轮回。

这也许就是我们军人家庭的常态，普通又特殊，光荣更坚强。我也憧憬自己将来的婚姻和小家庭：或许，我的儿子，也会在他小的时候“遗传性”地不熟悉、不理解我，也可能怎么教怎么哄，都还会叫我一声冰冷生硬的“叔叔”……但是我深切地知道，终有一日，他也会熟悉并理解我的。我们都会为此感到骄傲——我是一名光荣的军人！



等你凯旋(油画) 高阳作

长征

第4767期

文学
作品